

汉、藏因明交流的现状、困境及对策^①

侯玉娟 张忠义

[摘要] 加强汉、藏因明的交流对了解汉传因明及藏传因明的历史与流变,全面把握中国因明实质、推动因明发展以及推进文化融合、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当前,汉、藏因明的交流有很大进步,在组织机构、学术会议、课题合作等方面都有所突破,但是依然存在诸如大局意识不足、交流平台欠缺、语言障碍、共同话语基础缺乏、人才流失等困境,我们需要从建立语言互译平台、加强义理对勘文本互译、充分挖掘因明的社会功用、加强人才培养和交流以及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的功能等多方面着手,共同推进汉、藏因明的充分交流,推进中国因明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 汉传因明;藏传因明;交流;现状;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 B9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16)03-0217-05

因明传到中国分为汉传因明、藏传因明两个分支,在中原大地与青藏高原的不同文化环境中进行发展深化,逐渐形成两支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汉、藏因明作为中国因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相互间的交流交融是汉、藏因明各自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国因明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随着学术交流活动的频繁,汉传因明与藏传因明开始碰撞交流,且日趋加强,建立了长效机制、稳定平台,汉、藏因明的传承与研习各美其美的态势得以改变,但仍任重道远。

1. 汉、藏因明交流的意义

有助于全面了解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的历史与状况 汉传因明与藏传因明在传承发展过程中,时间起点不同、所依经典不同、师承不同、研究重点不同、应用方式不同,各有长短。当前的因明研习中,汉传因明与藏传因明在很多方面自说自话,各自为战。这样的局面,使得无论汉传因明还是藏传因明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视野受限,一孔之见。汉传因明与西方逻辑的比较方面比藏传因明要广泛且深入,但是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因明典籍的引入、翻译和出版比较少,在现有的研究中重复较多,开创性缺乏,在研究方法上,汉传因明多角度、交叉性较之藏传因明要丰富,对国外因明研究的现状介绍不多,所以视野不开阔,总有闭门造车之感觉。但是,无论孰长孰短,都是印度因明在中国的传承和发展,同根同源的事实不可否认。要想全面了解各自的发展规律,必须加强交流,互相勘验,共同推进。

有助于全面准确把握因明实质,推动因明发展 在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的传承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具有中国历史特色、实践特色和文化特色的中国因明。汉传因明、藏传因明作为中国因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作为印度因明的两座高峰,唯有将汉、藏因明作为整体考虑,统一于因明的大框架内,才能全面了解因明的实质,推进中国因明的深入发展。

是中国民族文化交融发展的客观要求 源远流长、自成一体的中华文化本身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因明研究”(12&ZD110)的阶段性成果。

化有机系统,既以多元文化共生共存为根源,又以不同文化的和谐相处、氤氲相长为动力。而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以中原大地与青藏高原的不同文化土壤为滋养,无论带有如何不同的文化差异,都是中国文化中灼灼其华的一部分。

有助于加强民族大团结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因明专业委员会主任郑堆在第十届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上说:“伴随国富民强,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因明学也开始以崭新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加强因明学的通俗化研究,赋予因明学新的时代特征,对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有积极的意义。”^①自民族形成之后,文化往往以民族的形式出现,文化交融过程即为民族交融的过程。汉、藏因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瑰宝,作为不同民族的文化现象,承载着丰富而各异的文化内涵和意蕴。汉、藏因明的交流过程即为汉、藏民族文化交融的过程,文化共融提升了文化认同,从而促进民族团结。

2. 汉、藏因明交流的现状

汉、藏因明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中,相互激荡交融,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色。藏传因明,因藏地独特的佛教文化,土壤深厚,藏传因明的研习久盛不衰,其经典的保存、译著、实践的推广以及内容的创新远远超过汉传因明。汉传因明从玄奘传入《因明正理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开始便确立了以立破为纲的特点,成为了一门思辨工具学科。在唐代达到其研究的鼎盛时期,宋、元以后因明研究陷入低谷,因明几乎成为绝学。20世纪初,随着近代佛学的复兴,汉传因明研究也随之复苏,并与藏传因明交融发展,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汉传因明的研究形成高潮,涌现出太虚、吕澂、章太炎、虞愚等一批大师,多有因明研究的著述及文章。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政治环境的原因,汉传因明研究再次陷入低谷,直至80年代,国家把因明列为抢救学科,召开了多次因明学术会议,编著了多部因明专著或论文集,汉传因明研究再遇春天。这时期开始,我国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藏、汉因明的交流问题,重视藏、汉因明交流的重要意义。刘培育先生曾在第三次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的致辞中提出:“虽然早期有《因明入正理论》由汉文译成藏文,近百年又有汉地学者研究藏传因明,但总的说,汉、藏两个因明传统的相互交流是非常缺乏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②有幸的是本世纪以来,藏、汉因明的研究盛况空前,从2006年首届国际因明研讨会开始,因明研究的队伍迅速发展;组织机构、教学体系以及学术交流平台不断完善,藏、汉因明的交流也在逐步加强中。

学术会议合作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师范大学曾多次举办相关培训班,为因明发展培养新的人才;2007年开始已经举办了四届培训班和一期梵文培训班。自1983年以来召开了13次因明学术研讨会,其中自2006年首届因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始坚持每年举办一次因明学术研讨会,为汉、藏因明交流提供了稳定且开放的平台,必须一提的是在学术研讨会的参会人员中,藏族因明学者参会的人数逐年增加,最近几年的学术会议中,藏传因明的研习者占到参会人员的近1/2。

申报项目合作 近年来教育部及国家社科项目多项,因信息获取不足,在此只能列举其中的部分课题。如万果的“藏传佛教因明学名著翻译系列”(国家社科项目)、“藏传因明学传承历史及现状调查”(国家社科项目),郑伟宏的“汉传佛教因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沈剑英的“中国近代因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张忠义的“因明义理研究与争鸣——以三大逻辑的比较研究为视野”(国家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因明三支、名辩三物与证成”(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顺真的“释量论自义比量品略解浅疏”(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平措的“藏传因明学理论及其功能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更登的“藏汉《大藏经》互补研究”(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刚特木尔的“蒙古人思维模式研究”(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必须重点提出的是,一改以前“单兵作战”的劣势,汉、藏因明的研究和交流逐渐向大规模集团作战转变,这对汉藏因明的交流,甚至对中国因明的传承和发展绝对是巨大助推器。典型成果有两个,一是由复旦大学郑伟宏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佛教逻辑研究”。此课题既有因明传习史略,又涉及日本的因明研究,既有因明研究又有唯识和量学研究,内容涉及广泛而深刻,课题成果之一的专著61万字的《佛教逻辑研究》已经出版。此课题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其中藏传因明部分是由藏学因明专家祁顺来参与完成的,此举开汉

① 郑堆在第十届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② 刘培育在第三次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藏合璧之先河,对推动汉藏因明的更深入交流有深远意义。另一个重大成果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培育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因明研究”。本课题主要研究19世纪末至今100多年来中国因明的发展及对百年因明研究的反思。鉴于百年中国因明发展的实际情况,从百年中国因明发展的整体出发,进行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的分别研究,同时关注藏汉因明的学术交流和比较研究,最后进行综合思考,获得关于百年中国因明的整体性认识,比较而言,将以百年藏传因明研究为重点。课题最大的亮点或许不仅在于它的研究内容,而在于课题的研究团队。“百年中国因明研究”课题以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因明学科学术负责人刘培育研究员为首席专家,燕山大学张忠义教授和西南民族大学藏学院万果教授负责子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南民族大学、西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燕山大学等10多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40多位学者参与。由此可见,“百年中国因明研究”是名副其实的“大规模集团作战”,这对推进汉藏因明的交流,意义非凡;也必然是中国因明研究史上的光辉一笔;当然在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文化方面也是一篇美丽华章。

组织机构保障 目前推动汉藏因明交流最主要的组织机构有两个,一是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一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于2006年12月8日在燕山大学挂牌成立,这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因明研究机构。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由来自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国逻辑学会、玄奘研究中心、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100多名专家、学者组成。因明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系统开展了因明文献正理考评、因明典籍翻译、因明理论及应用研究等专门工作,并定期出版《因明》辑刊,每年组织因明学术会议,对拯救因明、传承因明、发展因明提供了组织保障。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是综合性的藏学学术机构,位于北京,成立于1986年5月20日。以研究藏族文化和西藏自治区与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四省藏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发展为己任,致力于保护与发展藏族文化,联系国内藏学机构学者,推动学术交流合作,繁荣藏学事业。近年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藏传因明的研究发展中成绩卓著,在组织学术研讨、促进汉藏因明交流,推进中国因明研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值得关注的是,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郑堆研究员承担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奥地利科学院合作项目,成果丰硕,在藏传因明的国际化交流方面做出很大贡献。

新媒体助力 在互联网广泛使用的背景下,近年来,因明研究的资源共享方式也在与时俱进,网络资源配置取得了很大发展。燕山大学因明文献中心是中国第一家提供因明文献检索机构,该中心本着拯救因明、传播因明、发展因明的宗旨,搜集、整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另外还有中国因明网(<http://www.hetuvidya.com>)、玄奘研究网等网络平台,最近发现也有个别因明学者如多识仁波切开放个人微信平台。以上网络资源平台的开通使用,为因明研究提供了信息共享、资源共享的渠道,是因明研究非常值得欣喜的进步。2006年首届国际因明学术会议以来,新闻媒体对因明研究领域的关注与日俱增。人民日报、人民网、人民政协网、凤凰媒体、搜狐等多家主流媒体关注因明学术会议以及因明研究领域的一些大事件;中国社会科学网专门以因明为专题做了系列采访和报道。在媒体话语权的今天,占据媒体阵地,这对中国因明的传承和发展以及推进因明交流是不可或缺也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

3. 汉、藏因明交流的困境及对策

(1)**困境** 学界中国因明的大局意识不足。在我们整理学习因明资料的过程中,对因明义理的争鸣比比皆是,正如郑伟宏教授所言“打文字仗,有比无好”,自古以来,学术争鸣是推动学术发展的一大动力,这无可非议。但是遗憾的是,在汉藏因明研究的争鸣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和谐音符,个别学者过于敝帚自珍,总是企图在汉、藏因明的学术地位上有个伯仲之分,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理念恰恰限制了因明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各自为战的理念,导致汉、藏因明交流的心有余而落实不足。比如在很多时候,汉、藏因明学者只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碍于熟识度或别的因素,缺乏打破圈子的主动性,再就是缺乏美人之美的胸怀。所以,即使大军团作战,军团间的交流也非常欠缺。

交流平台不足,渠道不通 前文已经对汉、藏因明交流的形式与成果做了总结分析,从中可见近年来在因明专业委员会、藏学研究中心等专业机构的主导下,汉、藏因明学者团结合作,汉、藏因明交流取得很大进展,成果也颇为显著,这一方面反映出广大因明传习者大因明观念的加强;同时也反映出汉、

藏因明交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已成共识。观念的改变固然可喜,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在前文所陈述的多种交流平台中,学术会议和论文著述依然是最主要、最实用的平台,其他平台均为辅助。显而易见,这对作为特殊文化现象的汉、藏因明的传承和发展而言,远远不够。况且,学术会议和论文著述作为文化交流平台本身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局限性。首先说学术会议。一是时间短。每次会议2—3天的交流,尽管会议日程安排紧凑,对于藏、汉因明巨量信息的融合而言,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更何况,每次交流,多以分组形式,往往是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区别分组,在一定程度上,藏、汉因明的交流受到此种形式的局限,所以每次会议,学者之间的交流更多停留在表面,可能具有更长远意义的一个方面是通过会议聚集了当前因明研究者的基本信息和联系方式,这为汉、藏因明的更进一步交流提供了信息基础。其次,学术论文及著述。虽然在很多科学领域,其交流主要是以学术论文和著述为渠道,但是汉、藏因明作为文化现象,成长于不同的文化土壤,虽然一直共生于统一的大民族,但是其文化土壤的民族性差异、地域性差异明显而复杂,这种隔空喊话式的知识性信息交流必然不能满足二者交流、交融的要求,或许这也是汉、藏因明不得不自说自话的客观因素。

语言障碍 汉、藏因明交流中的绊脚石,首当其冲是语言。文化背景差异,导致藏、汉因明研究的统一话语基础不足。语言不通,任何平台都形同虚设。在我们收集整理汉、藏因明交流的相关资料中,大量的藏文资料,囿于语言障碍,不得不放弃。比如在《因明》辑刊中,每年的辑刊都有一定数量的藏文文章,而且从第一辑到第六辑来看,藏文论文的数量有增加的趋势,这对很多不懂藏文的因明研习者而言交流意义明显不大,当然对于不懂汉语的藏族学者来讲,汉文论文存在同样之问题。

共同的话语基础不足 众所周知,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虽都源于佛教,但是千百年来,各自在不同的宗教文化土壤成长,个性迥异,加之研究过程中所依托的因明经典不同,很多细节方面存在差异,比如汉、藏对因明经典论著的翻译,陈那的《因轮论》,藏文中称《九因轮》,汉译《九句因》;另外汉、藏因明之间很多基本概念的称谓也大有不同。这在很多专家的文章中都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做赘述。这对因明研习者,尤其是对因明初学者而言,极易出现无所适从的状态,看都看不明白,何谈交流可言。

因明人才流失 近年来,因明人才的培养有很大发展,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学历层次不断提高,但是并不乐观,存在因明人才流失的现象。一是改行。在我们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虽然没有经过严谨的数据统计,但也确实存在曾经涉猎因明研究的学者,逐渐淡出了因明的“江湖”,再不复出了;当然在培养的研究生、博士生中也存在参加工作后改行的现象。二是自然身体状况。据我们了解,目前在汉传因明领域第一梯队专家多为70岁以上高龄;第二代专家也因身体健康问题心有余力不足;第三代因明研习者对因明的研习忠贞不渝长期坚持的寥寥无几。

(2)对策 创新是进步的灵魂。与西方逻辑差不多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因明之所以和西方逻辑的距离越来越远,创新性的缺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没有创新就没有活力,没有活力就很难产生大的进步。

树立大的因明观 “大的因明观”指并非提起因明就限定在有关几部经典著作解读的圈子里,或者仅仅将关注点放在自己所熟悉的因明研究领域。完全可以将基于该基础之上的由创新性所萌发的分支也包括在内。尽管这方面来看现在做得很不够,但至少这种意识是我们应该具备的。否则,就会固守传统,难有长进。

创立信实的语言互译平台,打通语言障碍的关口 为何建议创立语言互译平台,而非语言培训,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语言培训周期长,普及面有限。我们曾经组织过梵语的培训,但是效果不太明显。众所周知,语言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想学好,更是系统训练的结果,仅靠几天的讲解,不足以学会一门语言,只能起到启发、推介的作用。再就是,语言培训班容量有限,要想普及到所有因明研习者几乎不太可能。其次,创立语言互译平台,从技术上讲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可以惠及全部有需求的人。目前,网络上存在多种语言的互译系统,尽管互译更多是直译,但是至少可以随时启用,尤其是当前智能手机等的广泛应用,这是随手可及的翻译渠道。

义理对勘文本互译 创新应建立在对问题发现的基础之上。汤用彤先生在谈到中国禅宗方面创新时说过“无革无以求发展,无因则必失其本真”。如果对传统的东里边的内容都没搞懂,又何谈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呢?到头来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汉、藏因明交流中,因为两大传承

的依据不同、师承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存在大量因明术语、因明概念内涵理解上的差异,导致汉、藏因明交流的共同话语基础薄弱。我们建议在各方努力下,重点完成因明典籍的文本互译、义理对勘,建立汉、藏因明两大传统相对统一的话语基础。我国虽有因明的汉译本和藏译本,但由于汉译本是用文言文表述的,藏译本是用藏文表述的,文本中佛教义理性的东西比较多,理解上让人感觉晦涩艰深,加上语言障碍,使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因此,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写一部权威性的白话文翻译著作意义是相当大的。只有浅显易懂的东西才可以被多数人明白、引发思索,为理论创新创造条件。

努力挖掘汉、藏因明的社会功用,提升亲民性 因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品,它出现的动因始于当时社会辩论需要,作为思维工具,由于掌握了因明真知的人对辩论中驳倒对手非常有帮助,吸引了社会中一些人的目光。但后来由于多方面原因,因明在这方面的优势一点点弱化。很多人对其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即便兴盛期的唐朝,它也仅在佛教寺院中传播。很大程度上不为外界所知晓,这就影响了它的社会影响力和发展空间。即便在佛学界中,因明也并非特别地受重视。“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两本佛学回顾性的著作可谓是面面俱道,唯缺因明。汉传因明由于并非佛学的必修课程,故真正研修它的佛界人士不多。在各类的中外佛学交流会上,很少见到有过因明的份。”它在现实中的尴尬程度可见一斑。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感觉因明的实用性欠缺,也就是说因明的社会功能需要进一步增强。一门学问一旦与社会脱节,势必会固步自封,最终导致萧条。因明曾经在认识论方面有过优势,但后来除了作为弘扬佛教教义的工具之外,与自然科学几乎没有什么瓜葛,最终越来越不为外界知晓与关注,渐成绝学。因明交流要想走出困境,还应在社会中找到生长点。

“为欲简持能立能破义中真实,故造斯论”指出了因明产生原因,但一味强调“破”“立”则不利于突破既有框架。西方逻辑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它的产生与发展始终是与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的,为自然科学服务。同时反过来又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所推动。在这种良性的互动下,使之始终充满了向前发展的活力。比如说,为严密表达哲学思想,与哲学相结合生成了逻辑哲学;为了消除自然语言中的歧义,理清句子的结构,与语言学结合生成了语言逻辑;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与计算机结合促进了对人工智能的研究……这些结合,既拓展了相关学科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又增强了自身的工具性作用,彰显了存在价值。

加强因明人才培养和人才交流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关键。如何加强因明人才培养,并能留住人才,这是保持因明发展、不断推进汉、藏因明交流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因明人才的流失,我们建议争取相关政策,创新制度,能够扩大因明人才培养的入口,相对确定其出口,尽可能减少人才培养后的流失。另外要加强人才交流,据我们了解很多最初的因明研习者,在实际工作中因为因明研究的自身局限性,没有了因明研究的氛围,也缺乏因明资料的滋养,最后离开因明。所以,要尽量组织因明研习者之间的交流,尤其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可以组织交换培养,以促进汉、藏因明的交流。另外,任何学科的研究一方面是研习者自身对某一专业的兴趣;另一方面从人性来讲,专业研习也是人生存、生活以及个人发展的依托和基础。郑伟宏曾鄙斥,有些人是出自一些功利性目的才走近因明,我们倒是认为无论是出于喜好还是出于功利,只有不断走近,才能有了解的可能,才能有推广的效果。

充分挖掘新媒体平台 在当前新媒体条件下,我们对因明研究,汉、藏因明的交流,也应该充分利用便捷的网络手段,建立微信群、QQ群等方式,实现学者间及时的交流和沟通,并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资料和信息共享。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作者简介] 侯玉娟,女,湖北工程学院新技术学院副教授(孝感 432000);张忠义,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秦皇岛 063600)。